

夸父羽蛇

嶽山之南又三百里曰狝山，其上無草木，其下多水，其中多堪一孖之魚，有獸焉，其狀如夸父而彘毛，其音如呼。

這是大族人來說給攸侯喜和摩且王知曉的大事，摩且王大笑說：

「天下之大，生靈萬有，汝帶些人去看看吧。」

七十九歲的攸侯喜帶著閃和族人一起去了，眾人到了狝山，見那山上無草木，比之嶽山高地更寬闊平坦，山下得確多水，河流、沼澤和溼地，那些如夸父而彘毛的獸也不是獸，而是原民，其音呼呼，是他們互相發聲示警之音。

攸侯喜住下來了，小女孩閃和殷家族人到處巡看水源，捫蘿攀岩，隨著藤蔓到處擺蕩小小的身體，她活潑好動，水中多堪孖之魚，攸侯喜不吃活物，他分辨各種植物，採集葉片根莖炮製成草藥，胸前的燧石能幫他起火，燃起各種能量的焰火，漸漸的，也能燒出陶甕和陶盤，原民很希奇這些人不侵擾他們，又能燃火，他們漸漸靠近攸侯喜的營地，時日久了，原民都與攸侯喜帶來的族人和善。

殷人在狝山上闢梯田種植苞穀和糴、稷，原民也來看看學習，原民與殷人體型相當，都是長身巨大的人種，只是原民皮黑體毛多又雜亂。殷人與原民語言不同，但是肢體語言無疆界，人心只要和善，連異種生物都能馴化相善更何況是人！

1 孖：古字，著者亦不能發音。

就這樣，攸侯喜得到了喜樂，原民有光，那光色昂揚熱烈，都是同類，無有分別。閃是這樣天真快樂和無憂能與原民的小兒和女孩們同樂，閃教著原民小兒梳開髮辮，摘花配戴，甚至撿拾彩羽裝飾。

攸侯喜不時來回往返於嶽山和豺山兩處，天清地廣，山陵無垠，大山向南綿延不盡，攸侯喜時常在大山間吼嘯，他將心念唱給天上的太陽、月亮和星星聽，大鵬鳥和鷹、隼，不時颺向山頂，這讓攸侯喜無限歡暢和放心。

原民稱呼攸侯喜為侯喜，攸很難發音，原民呼呼有聲，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和特殊發音，侯喜比較近乎他們的容易發出的語音，攸侯喜歡喜接受，原民尊敬他，侯喜廣有智慧，又能醫治疾病，原民聽從殷人的教導，他們也能舉火取水烹煮穀物種子，也能燒熱石片熟食獵來的野物，可是當他們知道了侯喜不吃活物，再無人會獻上獵物了，他們只是送清潔的水和果實來豺山上給他。

豺山又南三百里曰獨山，原民口耳相傳，豺山上有侯喜能教導舉人火熟食和醫治生命，遠處都有其他部族知曉了，但是攸侯喜畢竟不再年輕了，如若再向南去，要他不時往返回到嶽山都很艱難了。

摩且王要嶽山的金匠人治炮烙，方便讓攸侯喜來去。攸侯喜無限感慨，治炮烙是他與玄女如意成婚之時所習之藝，現在他們連璇璣都能治了，炮烙小，僅能搭載三人，這當然難不倒嶽山上的金匠人，此地多金，又有鍊金和銅礦，玉石更是精良，翠綠堅硬無比，甚至還有水晶，比之玉石更容易放大能量使用，攸侯喜取出胸口的燧石來用，嶽山上金匠人的爐火純青，居然

比在中土還要猛烈，這讓攸侯喜無限懷念起妻子玄女如意了。

炮烙治好，摩且王請攸侯喜以及所有金匠人和石匠人到月壇聚首，閃亦獲得邀請，女孩兒漸漸大了，閃已經十歲了！

雖說是山中無甲子，寒盡春來百花開，也知是歲歲年年了。摩且王真的是通曉陰陽之王，他在人間的時間不多了，如果攸侯喜無法參透王事，殷家就真的難以為繼了，然而這又不是說說寫寫或考試滿分就能行的事！這一切都是命。

月光如銀高高懸掛夜空，那時星子無光，眾星失色，然而閃的愉悅和喜樂，讓月壇上有了活潑的生氣，殷家人都知曉今夜摩且王有大事，眾人在子時幾乎全部聚集在月壇之下，人人仰望月壇，新的生命有了，嶽山高地的數載經營，殷家有了無數新生兒童，小孩們聚集一起嬉鬧，小兒難得夜裡出來，大人也不拘束他們的奔跑追逐。

阿伯契比較年輕，他率領眾為師兄弟一起來，擊、殷破敗和治、範等金匠人也來，他們是純熟的金匠人，炮烙在他們的手下完成，璜由石匠人雕琢水晶使用。有蘇氏大帶來了年輕的匠師們，新一代起來，都需要長者的心念指導，摩且王直到現在才真正的露出笑容。

炎族族長來了，鬼族亦來，連海濱的塢南族也都來了，璇璣帶來的部眾分成數個部族互相協助，嶽山高地熱烈昂揚，在月光下，人群嗡嗡地發出聲音。

閃在月壇上跳躍奔跑，小小女孩渾身浴在月光中，她是攸侯喜喜樂的來源，閃這樣靈動不拘，隨著眾人的心音念唱，月壇下的部民漸漸專心，時光飛逝，東方似有晨曦來臨，月壇下的年輕人步上月壇加入長者的行列，他們不由自主的上來，都被吸引著走上月亮祭壇。

閃在人群中安靜下來，她走到摩且王面前，當她將小手搭上摩且王的頭頂時，一束強烈的電光如銀、如金匠人的純青爐火，折射著冷冽又炙熱火焰衝向虛空！

閃亦到攸侯喜跌坐之處，拿取他胸前的銅盒子，那猙獰面孔吐舌頭的頑皮作品，火焰將她全身包裹，她在焰火中笑開了，電光火石中，閃在月壇上跳躍舞動，觸到眾人，她就將小手往人身上按奈一下，她擁抱月壇上的眾人，她這樣歡喜，這樣自在，毫無畏懼，她正在全身發光燃起焰火。

眾人齊心發聲念唱心曲，自胸臆、由踵自頂。天色漸亮，閃的電光不時迸發強烈的藍色星星花，人人都進入光的世界，各色光芒相容相依搖曳生姿，嶽山高地消失了，虛空裡寧靜祥和大放光明。

曙光乍現，摩且王頂上有白虹貫日，閃的電光和攸侯喜胸前的殷紅光色如鏈，追隨白虹直奔太陽而去，遠處有大鵬鳥飛颺，鮮亮的日光將牠的身影照成巨大的剪影，天地間有無數靈動的生命，活潑潑，喜洋洋！

炎族人願追隨攸侯喜遷居豺山，他們喜歡豺山的水澤，那裡有無數生靈和灌木林，炎族人終於進入了摩且王和攸侯喜的心光中，他們真正的了解了火的大能，他們不再祭祀火焰，炎族請來殷破敗成為他們的族長，以前他們最怵殷破敗，現在更尊敬他了！

炎族人高大，配戴鳳凰彩羽，能與原民夸父族相善，他們學著鬼族人用青黛和赭粉塗面，只是花文不盡相同，殷破敗七十幾歲了，他長身高大，聲如洪鐘，他接受了炎族的邀請，也將青黛和赭粉塗面以示同意。

殷破敗帶著家人與妻子一同與炎族人遷往豺山定居了，殷破敗的妻子是傳統的殷家女人，炎族人隨殷人習慣稱她嬖嬖。炎族與原民夸父族共處一地，互相協助。

攸侯喜看炎族安置妥當之後，與閃還有有蘇氏大駕炮烙來到獨山，獨山靜謐，其上多金玉美石，末塗之水出焉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，多條蠡，其狀如黃蛇，魚翼，每當條蠡成群出沒時，有七彩霓光搖動，這些活物令當地原民懼怕，卻又不知如何是好。

攸侯喜如見親人，這些活物的光色如霓，都是高貴的生命，牠們雖有利齒卻不吃活物，只吃水藻和苔癬。過往的歲月中當地原民無人敢犯，於是條蠡長大無比。

原民老人見攸侯喜這個老人竟無懼於條蠡，每一個人是又敬畏又驚怕！這些頭戴羽翼的巨人，胸前還配掛吐舌又面目猙獰的圓形物件，不知會對他們如何？幸好他們只來了三人，他們聽說豺山上有不少這樣子的人物，都長身巨大猶如天人，他們配戴羽飾，赤身，卻有美麗的物件包裹四隻，獨山附近的原民遠遠的看著攸侯喜和有蘇氏大，還有一個美麗活潑的小女孩閃。

有蘇氏大率領族人大舉遷來此地，此地有各種金礦，有翠玉和藍寶，都是能治炮烙的物件，況且苞穀易種，氣候溫和讓族人和婦女、小兒們都好生活。

金匠人隨時能駕炮烙往返於嶽山與獨山之間，亦能將物件將送去豺山給殷破敗的部族，攸侯喜帶著閃在大山間到處行走，他教習原民生火煮食，他辨識草木醫治原民疾病，攸侯喜成了原民的醫者，原民隨著少女閃的口音稱他——侯王父。